

狂

賭

一
口
口口

候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y = \frac{1}{xax}$$

阿辉道：“楚半侠告诉我，他可能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

金嫖道：“有这么回事？”

阿辉道：“楚半侠大概和‘三奇’齐名，他不会说谎，还有一件事，说出来阿姨也许不会相信呢！”

“什么事？”

阿辉漠然道：“也许我已经找不家父了。”

“也许？”金嫖道：“找到就是找到，没找到就是没找到，为什么要用‘也许’二字呢？你不敢确定？”

阿辉道：“因为他不说穿，却处处帮助我。”

阿辉说了秃顶老人的外貌、年纪及打扮。

“的确可能！”金嫖道：“不过十余年前令尊才三十余，自然还没有秃顶，这么说大概是他了。”

阿辉道：“他要教我武功，我没有学。”

金嫖道：“阿辉，有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何不学？是不是你以为他的身手有限，学了也不能在武林中扬名立万？”

“不是。”阿辉道：“他要我去对付一个赌魔。”

金嫖道：“为什么要你对付赌魔？”

阿辉道：“阿姨知不知道武林南北赌王大会的事？”

金嫖道：“听说过，但不大清楚。”

阿辉道：“那个赌王之王就是晚辈。”

“阿辉，你怎么会变成赌王之王了？”

阿辉道：“我想没有人暗中帮我是办不到的。”

金嫖道：“不知道谁在帮你？”

阿辉道：“是秃顶老人。”

金嫖道：“人真是你的父亲？”

阿辉道：“他迄未承认，我就不敢妄动认亲。但也有人怀疑，他可能就是‘三奇’之首的‘煮石老人’。”

金姚颇为激动，道：“如果是他，你跟他学武功，那可就不同凡俗了。阿辉，你应该学的。”

阿辉道：“他支支吾吾地不承认是家父，我就不学他的武功。”

金姚道：“你和你爹的脾气差不多，不过我以为他暂时不承认是你爹，必有不得已的苦衷。”

阿辉道：“我们过去看看，红枣可能不是钱大来的敌手。”

那边红枣已和钱大来力搏了五、六十招，红枣毕竟是初学，已落下风，小滑溜要上，阿辉阻止了。

阿辉道：“红枣，你退下来。”

红枣知道不行，只好喘着气退下。

阿辉道：“钱大侠，你为何要揍金阿姨？”

钱大来冷冷地道：“我可不知道她是你的金阿姨或银阿姨。”

阿辉道：“那你追她干什么？”

钱大来道：“你最好少管闲事。”

阿辉道：“钱大来，我是金阿姨抚养我的，我都会和他拼命的。”

钱大来道：“我非留住她不可！”

阿辉道：“钱大来，有人说我们可能

弟，你似乎始终不重视这手足之情。”

“的确！”钱大来道：“我非但不重视，且可能是仇人。”

阿辉撒剑，钱大来攻上。

现在的阿辉的确已脱胎换骨，当“太乙剑法”一直在苦练，加上“乾坤一抱”又进入较高的境界，加上楚半侠教他的“散手”和轻功，真是一日千里。

所以钱大来接了他五六招，也不免暗暗惊佩不已。

这样的对手，打来才十分生动刺激。阿辉边打边道：“钱大来，手足之情非比等闲。”

钱大来似乎很少动情感。

也许是“人贩子”作久了，变得冷酷起来。金嬷嬷边看边惊叹，七年前阿辉还是小孩子，而如今，

他居然能应付武林中顶尖杀手钱大来。

想起师妹，不禁泪光流转。金嬷嬷此刻既高兴又悲哀，他们父子相见竟不能相认。

她知道一些原因，但她也不便早说。

红枣在一边观战，也不能不佩服阿辉，才不过数月不见，他的技艺如三级跳般地窜升上来。

看来钱大来要胜他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百招之后，钱大来显然施出了他的得意绝活。

阿辉毕竟还谈不上火候，况且钱大来的武功也是“三奇”之一所教的，又在武林中历练了这多年。

红枣一看不妙正要上，阿辉道：“别上！”

小滑溜道：“钱大来，你知道阿辉精通摔角？”

钱大来道：“手下败将！”

小滑溜道：“你敢和他比赛摔角吗？”

钱大来道：“比什么他都不成。”

小滑溜道：“如果比摔角，这次你要倒楣。”

钱大来道：“上次我试过，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钱大来当然不会上当了。

上次两人相持不下，几乎两败俱伤，记忆犹新。

那时阿辉的功力还不如现在，如现在再比摔角，可能吃瘪。

钱大来剑上注入九成半内力，凌厉无比。

阿辉缓缓后退。

阿滑溜道：“红枣，上！”

红枣正要自后攻上，阿辉忽然施出一式怪招。

钱大来以为他技尽于此，自然未防，差点中剑。

其实这正是楚半侠教他的“散手”之一。

所谓“散手”，就是独立的一招武功。

它不和其他招术相连贯，具有突发性拒敌的潜力。

这种武功都为高手所创出，很少有庸手研究出什么“散手”，所以这种“散手”令人防不胜防。

钱大来冷笑道：“原来另有奇趣。”

阿辉道：“钱大来，我不以为你是坏人。”

钱大来道：“我本来就不是坏人。”

阿辉道：“是人就有父母兄弟，你应该也不例外，可是你对这份情感非常淡薄，为什么？”

钱大来道：“我除了母亲，任何亲人都没有了。”

阿辉道：“可是你的父亲仍在！”

钱大来厉声道：“我没有！”再次阿辉又

不支后退，但他出其不意又攻出一记“散手”。

钱大来一时闪避不及，“嗤”地一声，腰上的衣衫被阿辉的指尖划破半尺多长，且伤及皮肉。

钱大来既惊又怒。

近年来，他几乎每次出手都不会失手。

他不但是高手，且已列于顶尖高手之林。

尽管阿辉的两记“散手”十分霸道，但他仍然不服。

于是剑剑不离阿辉的要害。

红枣要上，阿辉道：“我不要帮手！”

小滑溜道：“老大，你曾经说过，打不过人家可以跑的。”

“对，我是说过，但那是对别人。”

“怎么？对钱大来有什么不同？”

阿辉道：“有一点……”

红枣道：“阿辉，钱大来已三十岁，你才十七。”

阿辉道：“年纪不一定能决定身手高低。”

红枣道：“他已成名千年，你才刚出道，为什么一定要和他比？”

阿辉不出声了。

钱大来一剑紧似一剑，也一剑狠似一剑。

旁观者谁都能看出，他的剑下一点也不留情。

阿辉一直想不通，就算他不承认是同父异母兄弟，也不必如此狠毒。

阿辉一直处于下风，三小在一边干焦急。

雷丹道：“阿辉哥，这人狼心狗肺，不必和他讲什么道理。”

这工夫，阿辉被逼得团团转，但他忽然一推闪，竟到了钱大来的右肩侧，这一手钱大来似乎未防。

如果阿辉手中无剑，就会来个“乾坤一抱”。
现在他闪电拍出一掌，其实这正是改良过的“乾坤一抱”。

阿辉总是手下留情，如他不留情，只要用剑一划，虽不能一切两段，钱大来也必是肚破肠出了。

“啪”地一声，钱大来闪得够快，腰臂上仍然中了一下。

现在他仍然不服阿辉，因为刚才才是他大意。
的确，如果钱大来能步步为营，阿辉的机会就不多了。

钱大来栽出三步，三小在一边大声叫好。
就连金嫖也高兴得淌泪鼓掌。

因为阿辉是她一手带大的，简直就和她的儿子一样。

钱大来知道今天已讨不回便宜，突然向金嫖扑去。
金嫖仓卒出手抗拒，竟被钱大来击中一掌倒地。

阿辉悲吼一声，奔到金阿姨身边，道：“阿姨，你怎么了？不要紧吧？”

“阿辉……不……不要紧……算……算了……他这人的心情不平衡……才会不认亲兄弟。”

“阿姨，你……你真的不碍事吗？”

“真……真的……”“喀”地一声吐出一口鲜血。

阿辉大惊，道：“阿姨，这人太毒了，我要去找他！”

“不，阿辉，冤家宜解不宜结……放心，我不要紧的。”

这时忽然衣袂声传来，阿辉身边站定一人。

本人居然是“回春散人”柳光庭。

他在北京放了裕金叶，南下找三小。

因为裕金叶对他说过，是中途被三小换过的。

阿辉大礼参拜，叫了声师叔，众小也来见礼。

柳光庭道：“是谁干的？”

阿辉道：“钱大来，他似乎在追杀我的金阿姨。”

红枣道：“柳前辈知不知道钱大来为何要追杀这位长辈？”

柳光庭道：“知道一点，好，咱们言归正传。王妃呢？”

阿辉道：“在洛阳！”

柳光庭道：“在洛阳什么地方？何人照料她？”

阿辉道：“由她的老下属崔九照料，且雇有女仆。”

“好！”柳光庭道：“这位金大妹子的伤势不轻，必须根治，因为在此以前她的旧伤未愈，等于伤上加伤。你们四人之中，必须派出一人负责背着金大妹子到洛阳去，和王妃住一起，我来为她们治病。”

这的确是个好办法。

可是四个年轻人阿辉下定决心要去追钱大来，为金阿姨讨回这一掌之仇，绝对不能宽恕。

另外三小都不出声，他们都不愿意去洛阳。

红枣道：“我要陪阿辉去追钱大来，我知道他一定要去追他。”

小滑溜道：“而我也不是个伺候人的料子。”

红枣对雷丹低声道：“雷小妹，是不是你去一趟？”

“我？”雷丹自然也不愿意去。

“是啊！”红枣低声道：“你近来不是常常胃腸發酵，人前人后放屁太多？”

“是……是的，简直糗死人了。”

“这就是了，这毛病一旦染上，短时间也治不好，可是

一个姑娘家经常放屁，臭气四溢也太不好意思了。

雷丹含泪点头，红枣说的句句都是实话。

有时不小心在阿辉面前放了屁，阿辉虽然并未说什么，但她几乎想死，一个淑女怎么可以乱放屁。

红枣低声道：“阿辉这人很厚道，他内心厌恶，却不表现出来，你想想看，吃饭时猛放屁谁不讨厌？”

雷丹点点头。

“所以我认为你去送金前辈最适合。”

“红枣姊，你是知道，我这人好动，不适合……”

红枣连忙打断她的话，道：“你还未弄清我的本意，你此番去送金前辈，不是可以请柳前辈顺便治好你这乱放屁的毛病吗？为什么不利用这机会呢？”

雷丹无言以对，因为这话的确有道理。

只是她十分不愿意离开阿辉，而她也喜欢流浪。

“你再想想，此病不治，继续放下去，恐怕就连你的父母或同胞手足见了你都会掩鼻而过的。”

这话果然生效，说服了雷丹，负责背人。

于是柳光庭先为金嫖服了几粒药，阿辉含泪暂别他恩比天高的金阿姨。

阿辉伫立良久，泪下沾襟。

金阿姨就是他的母亲，甚至比慈母还亲。

因为在他的印象中，只有金阿姨而没有母亲的影子。

况且他十岁时不告而别，让金阿姨焦急操心，内疚至深。

“阿辉，不要发楞了，我们去追钱大米。”

阿辉定定神，流浪十年，有时断炊，有时睡在破庙中，

吃尽了人间至苦，他没有流一滴泪。

对金阿姨这份孺慕之情，他流了泪。

要不是很多人在场，他真想在金阿姨怀里大哭一场。

“走！我们去追钱大来。”

红枣道：“阿辉的轻功已大有进境，万一你发现了钱大来的踪迹，全力去追他，我们可能追不上你，你可以在重要地方留下暗记。”

阿辉道：“好，万一必须如此，我会在容易看到的大树上、街道转角处用笔画一方形，内有几点，这代表骰子。”

小滑溜道：“就这么决定，只怕追不上的只有我一人。”

□

□

□

追了两天一夜，并未追上钱大来。

红枣道：“阿辉，君子报仇三年不晚……”

阿辉立刻打断了她的话，道：“我一刻也不能等！”

西小见他十分坚决，也就不再劝他了。

阿辉一边追钱大来，一边日夜勤练武功。”

红枣已算是练武奇材了，可是比之阿辉自知不如他多。

这天下午三小在山野中一些黑色乱岩中休息。

这儿的岩石多为黑色，十分怪异。

其中还有一块大石竖立着，正面磨光，似要作碑石。

只是这块磨光的大石上还没有刻上字迹。是字迹被人以内家真力磨去，抑是根本未刻字？还弄不

清。

小滑溜道：“钱大来这小子也许知道他已没有绝对的

胜算了，所以处处躲着老大。”

阿辉摇摇头，道：“以钱大来的为人，不会如此的。”

红枣道：“估计时间，柳前辈等人应该已到达洛阳。”

阿辉道：“奇的是，雷丹怎会有那毛病？”

小滑溜道：“我大约估计了一下，半个月来，她总共放了一千七百多个屁。当然，晚上放在窝中的没有计算在内。”

红枣吃吃笑着，道：“真是什么怪病都有。”

小滑溜道：“是啊！只是雷丹倒楣而已。”

红枣道：“据说是多吃豆类食品就会放屁。”

小滑溜道：“这可不一定，就是要你一天三餐都吃豆类，你也不会平均一天放一百多个臭屁的。”

小滑溜的神秘表情，红枣未注意。

阿辉当然更不会去注意这些事。

此刻红日已西沉，山野中暮色四合。

就在这时，乱岩外出现了两个狠角色。

三小不由心头一沉，来人又是大内三供奉之二。也就是“千手伽蓝”伍凤楼和“大力神”雍和。

半残的“飞鹰”包笑天未曾跟来。

他们二人一边要回避大内鹰犬的追缉，一边也要抢那幅画，另外也在找阿辉等人报仇。

他们被三小耍过太多次，恨之人骨。

伍凤楼发出一串得意的冷笑，道：“这一次要是被你们几个小杂种跑了……”

小滑溜接道：“你就是我的儿子。”

雍和一字字地道：“小崽子，待会我先把你的牙齿敲光，然后再把你的一张利嘴撕到耳根。”

阿辉知道，三人联手也不是这二人的敌手。

如果要跑，小滑溜的轻功差得太多。

必须先缓一缓，能让小滑溜逃走。

阿辉道：“两位有没有去金陵？”

雍和道：“去金陵干啥？”

阿辉道：“去找金陵那个半掩门尤物呀！”

雍和道：“小崽子，你少在这北胡扯，我们再也不会上你的当了，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个尤物，”

阿辉拍拍前额，道：“我的天，你们居然不信。”

伍凤楼道：“任你说得天花乱坠，今天还是休想逃命。”

两个人马上就要动手。

他们二人真是流年不利，遇上了三小。

如果追根溯往，他们倒楣的事，几乎全是三小造成的。

在北京时，三小换画，而且制造假美人赚了他们。

自那时起就一直走楣运，如今竟变成了钦犯。

像三只兔子被鹰犬追得到处狂奔。

过去的尊严和超然的身分，早已荡然无存了。

“慢着！”阿辉道：“我说过，我在江湖中流浪了十年，见的女人也不少，可没有见过那么好的女人。”

雍和道：“会怎么好？”

阿辉一边抓头皮，一边道：“这怎么说呢？这是不能用语言形容的，不过我想也许可以画得出来。”

他捡起一块小石，一边使眼色叫小滑溜溜开。

小滑溜知道他的意思，但怎么溜呢？

他见阿辉连连使眼色，知道老大必有应代之策了。

这工夫，阿辉捏着一块小石，站在那块坚立的大黑石

前，道：“画是可以画出来，但要传神可就难了。”

伍凤楼道：“你会画什么？又要来鬼画符了。”

阿辉道：“还是先看看吧！”立刻在光滑的大黑石上勾画起来。

虽然只有几笔，居然勾勒出女人胴体的曲线来。

伍凤楼、雍和二人立刻被这葫芦型的胴体雏型吸引住。

小滑溜这工夫提着裤子，表示要去大解。

伍凤楼、雍和二人都看到，此刻由于被黑石上的女人胴体吸引住，也就不暇细问，反正只要阿辉在此就成了。

再加上几笔，这个尤物的胴体大致已告完成。

胸部挺拔，由笔触上几乎可以看出颤巍巍地在动呢！

腰细，臀部翘隆。

这还都在其次，居然是一双三寸金莲。

三寸金莲很难画，像尖锥型的竹筍。

如何能引起这两个老色狼的兴趣，当然要有技巧。

两个老家伙看得呆了。

在他们的心目中，这块黑光滑大石上用白石画的不是假人，而是个活色生香的裸美人。

他们一生中见多识广，也没见过这等尤物。

阿辉如何能画得如此维妙维肖，栩栩如生呢？

说来也自有原因，他在这十年当中去过龙门石窟三次。

其中有一次在窟中避风雪达五六天之久。

石窟中到处都有石雕及壁画，无不是栩栩如生。

那时在石窟中整天无事，就用小石在地上照着壁画模仿，一个人只要聪明，再加上专心，没有学不成的事务。

以后离开石窟，一闲下来就随地面画。

见了人画人，见了动物就画动物。

十年可不是个短的时间，十年寒窗可以高中状元，十年学武也可以一夜成名，十年学画自也会有所大成的，但总要有个模子才能画出那么美的人体来。因

这半天好像两个老家伙已停止了呼吸。且一

这工夫，雍和才道：“小子，你居然还会画。”

阿辉道：“不是我会画，而是那尤物太美了。”

伍凤楼道：“所以你才时时画她？”

“对对，就算不懂绘画的人，只要不断地画一个人，几年下来，也会画出她的神韵了。”

伍凤楼道：“那个小子呢？”

雍和道：“八成趁机溜了！”

伍凤楼道：“阿辉，是你分散我们的注意力让他溜了的？”

阿辉道：“也可以这么说。”

伍凤楼狞笑道：“留下你们二人就成吗？”

“试试看吧！至少跑得比较快些。”

雍和大声道：“今夜再让你们跑了，我们也太无能了。”

阿辉道：“不必两个，我一人接下你们二人。”

伍凤楼、雍和二人气得直翻白眼，其实是阿辉拿话扣他们。

雍和道：“好，就我一人应付你们二人，伍兄绝不插手。”

阿辉看了红枣一眼，立刻出了手。

雍和、伍凤楼二人的功力又大有进境。……

原来包笑天已把他的所学，全传给了二人。

别看他们身手奇高，再加上包天天的武功，自会突飞猛进。阿辉一戦就知道，这老小子又进步了。虽下百平十

要意。虽然两小都已非昔比，双战雍和，要胜他仍不易。

阿辉不敢久战，因为论臂力他们不如雍和。下千个百

伍凤楼一旦食言出手，不出五六十招，二人就会被制。

此刻阿辉忽然施出一式“散手”。下千个百

雍和急闪让过，道：“小子，哪里学来的？”

停了一会，阿辉又施出一式“散手”。下千个百

这次雍和慢了一点，衣扣被打断了一颗。下千个百

就在雍和大怒，要全力拼斗时，阿辉忽然怪怪地一闪，

到了雍和左侧，一下子抱住了他。下千个百

雍和大吃一惊。

像他这等高手能被人抱住，而且挣扎不脱，这可真是丢人现眼的糗事，他又挣扎几下，还是一样。

这怎么会呢？难道这小子真会一套怪技？

伍凤楼跃跃欲上，红枣撇剑也要上。

阿辉连忙使眼色，道：“红枣，你不必动手，他们已经

没有咒念哩！雍和已着了道儿。”

雍和厉声道：“这是什么打法，老夫一辈子也没见过。”

红枣道：“那你就长点见识吧！”

伍凤楼道：“小子，你会什么邪术是不是？”

“邪术？”阿辉道：“这是一门玄功，你懂不懂？”

伍凤楼道：“雍和兄，你怎么说？”

“伍兄……这小子很邪门，这么一搂……我无法提气，上下连接不上……”